



演一齣美麗又浪漫的神話

看魏滔「老神·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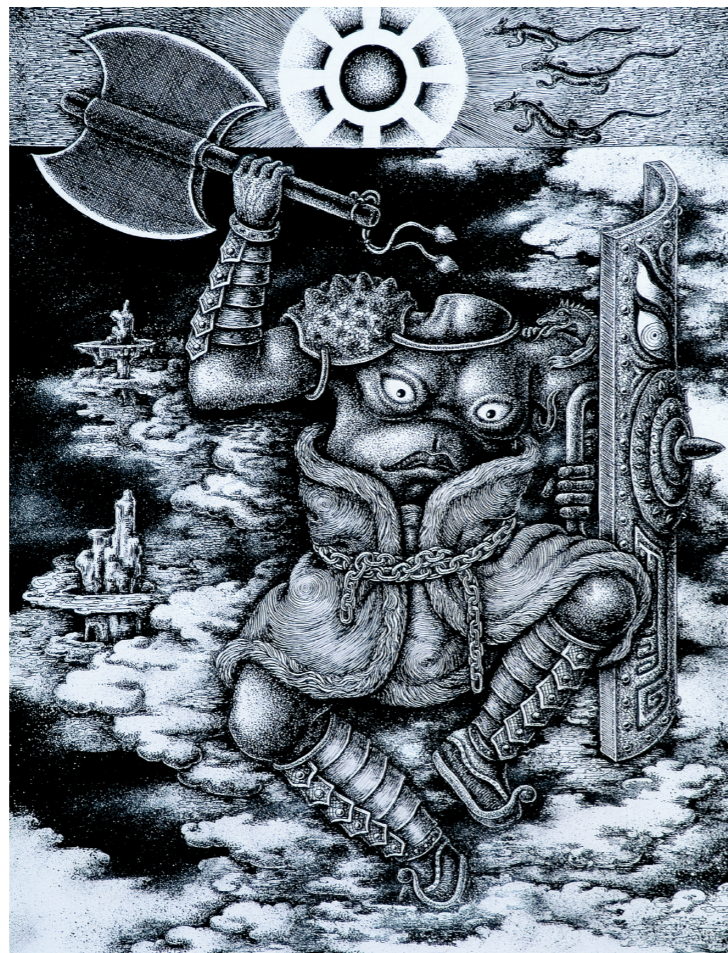
文/黃文勇(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副教授)

一、關於神話

「神話」，是反映古代人們對於宇宙起源、自然現象及社會生活最為原始的理解，並通過這一些自然現象、超自然現象和想像的故事、傳說，形構一個世界觀。神話是人類自古以來流傳最美麗的想像國度，也是人們以心靈對宇宙萬物形成的說法。「神話」一詞源於希臘文(Mythos)，意指「對於具有神性的存在」的某種傳說或故事，直到十九世紀才被學術界重視獨立成為一個專業的學門加以研究，至今已成為專業的用語與名詞。由於神話的內容及題材廣泛，各家說法不一，至今：神話學家也難以定位說個明白。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曾對神話的觀點提出解釋認為：「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造眾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魯迅認為神話是古人解釋宇宙萬物的肇始中，對於那些異常自然法則生成的現象，又超越凡人之所及，而無法理解，又加以解釋的自然現象，將之歸於神話或神蹟。而這種無法理解的超自然現象，往往流傳成為一種宗教信仰，累積成為一種生活經驗的產物。而在神話所奠基生活的累積中，可以端倪看出每個不同民族的文化習性及反映出原始社會的意識型態，所以「要瞭解一個民族的文化之根，必須瞭解它的神話。」(陳建憲,1994)

神話有一種絕對的真理，往往給予人們一個遠遠超出我們人類生活經驗範圍的超驗世界，但又矛盾的是神話本身卻始終流傳在人間，

其題材與主題是無邊無際，猶如一個深不可測的海洋，蒼蒼茫茫。然而，長度、寬度、高度、時間、空間都消逝不見。如果，以科學分析的角度來檢視神話，對神話的現象的解釋也許成了「虛擬」的世界，弄虛作假；如果，以思想、情感試圖對神話的對象(object)進行分類，以一種想像、敬仰的情操，將這遠古的傳說能在精簡的藝術樣貌的表現，呈現出超驗自然體現，那麼它就足以浮現「真實」(reality)。因為「古代神話，乃是現代詩歌靠



● 魏滔〈勇者—刑天〉 墨料、西方紙 54x79cm 2007

著進化論者所謂的分化和特化過程而從中逐漸生長出來的總體(mass)。」(F.C.prescott,1972) 神話必須有一個思想理論和一個藝術創造要素的結合，才能具體呈現總體的樣貌。神話創作者的心靈是創作神話的原型，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他向我們展現一個概念(conceptual)的結構，另一方面展現出一個感知(perceptual)的結構。依各種不同方式的概念、感知，以獨特的方式對神話的對象做出判斷與解釋，進而描繪出具體的樣貌。這所有的一切，都包含了一個分析、演繹的過程，這種過程是構成神話感知與神話想像的基本結構。因此，如果我們要對神話感知和神話想像的世界進一步的閱讀，就不能以我們對於知識和真理的理論觀點去批評神話感知和神話想像的世界，而必須依循著自己的情感來看待神話的特質與經驗。因為對神話的認知「需要的不是對單純的思想或信仰的解釋，而是對神話的生活的解釋。神話並不是教義的體系，它更多地存在於各種行動之中，而不是存在於純粹的想像或表現之中。」(Ernst Cassirer)

二、在浪漫中建構神話的理想國

魏滔，喜好研讀刁鑽的古籍如：《山海經》、《封神榜》、《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畢生專研精靈古怪之造型，是一位典型的民俗藝術專家及藝術家。本人猶如一本神話的百科全書，更是深藏豐碩常民文化內容的「說書人」，能如數家珍從盤古開天說到當今始末時空的演變。魏滔經年累月「摩挲經典，尚友古人；豎從天地人，橫向五方帝。手握沾水筆，貫穿楚人文化之天下奇文天問篇，纏綿悱惻之千古絕唱九歌篇。」此次以「老神·古事」為題，以「自然現象神話」、「超自然信仰神話」、「上古英雄傳說神話」、「動物神話」、「楚辭·九歌」、「山海經」六大主題，以廟宇彩繪的形式精神取法傳統石版(陽刻)的效果，融合白描(鐵線勾)工筆技法，「點飛線舞繪古今、陰陽巧現乾坤彩」，就文作圖，勾其形、造其相，盼能朔祖尋源。分別描述「上古神話」中與自然現象有關的記載，對宇宙的起源充滿著想像與浪漫的情詩。將家喻戶曉的「嫦娥」、「夸父」、「后羿」、「刑天」、「三

皇」、「五帝」...等，作一深厚情感的描繪，深具神奇、豐富、多樣化的特色，個個彰顯實質樸素，真實、生動。在「超自然信仰神話」中將傳說中<東木帝—伏羲>化為蛇身人首，伏羲能沿著一棵叫做「建木」的高聳入雲的大樹攀登到天庭，曾經畫過八卦，教導人民用符號記載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塑造出智者嚴峻的面相與威嚴。<造物神—女媧>以「人頭蛇身」女神的化身以及煉石補天的概念，絹秀地對造物始祖的讚詠，線條溫柔婉約。對時間之神<春之神—勾芒>、<夏之神—祝融>、<秋之神—蓐收>、<冬之神—玄冥>的描繪，將木、火、金、水深邃的指涉意涵表現貼切，結構嚴謹、清晰可辨。<勇者—刑天>描寫刑天被黃帝斬下了頭顱，沒了頭顱的刑天依然奮立起身，把胸前的兩個乳頭當作一雙眼睛，把肚臍當作嘴巴，左手握盾，右手持斧，向著天空猛劈狠砍，戰鬥不止，這正是：「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打造威嚴、武赫勇者的精神，非常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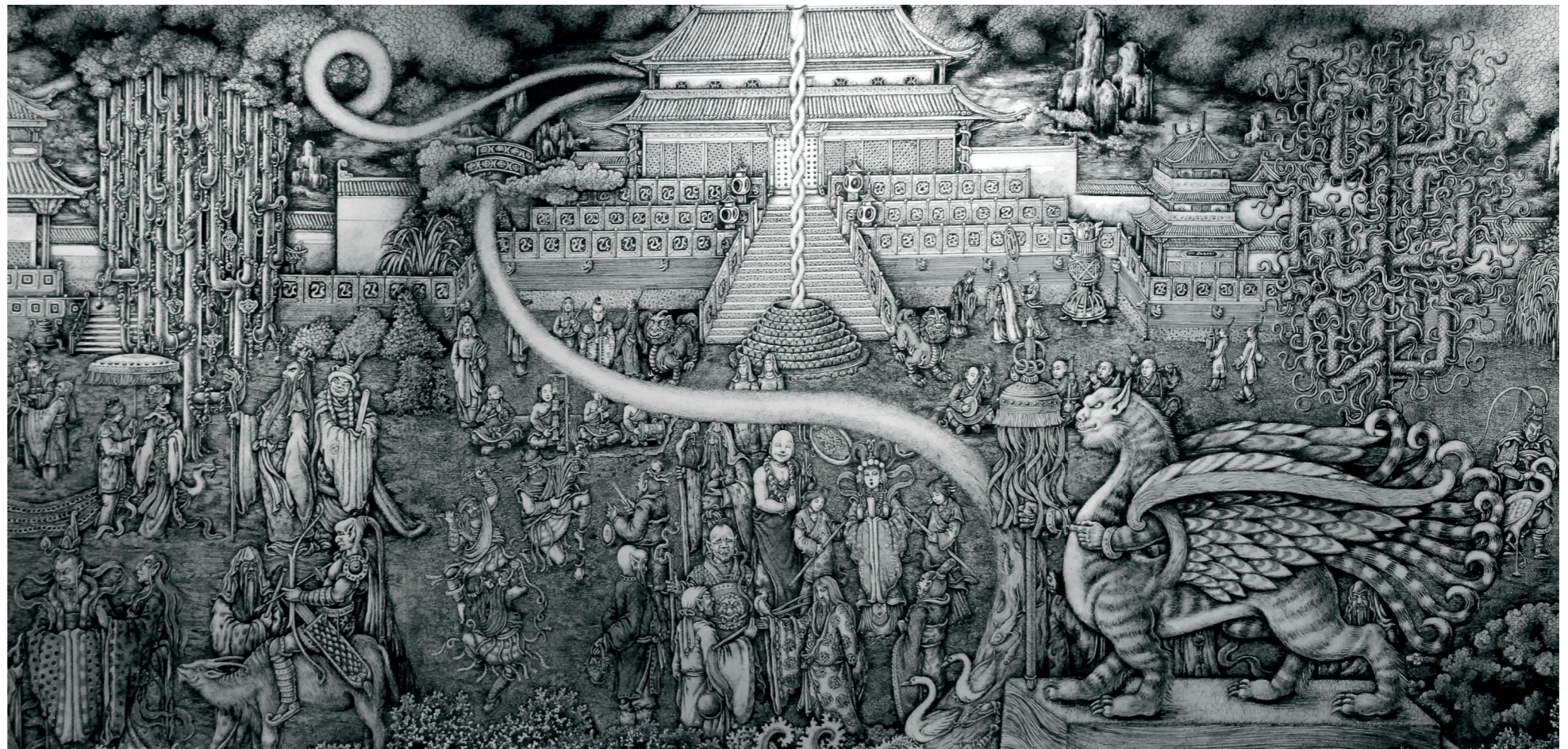
● 魏滔〈東木帝—伏羲〉 墨料、西方紙 54x79cm 2007



《九歌》中「湘君」與「湘夫人」的故事是描寫湘水配偶神純真愛情的追求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只因一個美麗微妙的時間差，造成會和無緣的淒怨之情，其纏綿悱惻之千古絕唱，竟造就後代中國文學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原型。魏澐的〈湘君〉乙作，以「駕飛龍兮北征，吾道兮洞庭。」的文本，描寫當時湘君穩重的駕著龍形御船，轉折前行，從湘江向北進入洞庭湖從容不迫的景象。〈湘夫人〉的描寫魏澐捕捉到湘夫人因為「望夫君兮未來」，在大江上翹首遠望都看不到心上人湘君的影子，此時「鸕鷀兮江，夕弭節兮北渚。」道出遍尋不著湘君的湘夫人，只見「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而未見自己心頭遠望的伊人惆悵、淒美之心境。

《山海經》自古號稱奇書，它是現存保存古代神話資料最多的著作，堪稱中國上古神話的寶庫，也是一部遠古地理專著。書中所記神靈四百五十多個，各各奇形怪狀，神通廣大，記述了不少奇異國度的精靈鬼怪與奇異人種，有半人半獸的「魅」、「魃」、「魍」、「頭戴動物冠帽似人似蟲的雙頭「驕蟲」、魚身鳥翼相互結合的「羸魚」...無奇不有，宛如天方夜譚。是數千年前先祖描述周邊國家和民族，有親見，有傳聞，也有幻想的成分。流傳千年以來多少歷史學家、地理學家，宗教家、詩人、藝術創作者均拜讀爭相吸取其精髓養份。《山海經》是魏澐專研精靈怪神的最愛，更為之專研數十寒暑，將書中所記載的神話主角，一一讓他躍出於筆墨之間，經營傳神，靈氣活現。是筆者見過詮釋《山海經》最為經典的範本，足以傳世鉅著。

〈神域—昆崙〉是魏澐對神話世界「理想國」的描述，以文作圖對無所爭奪的太平神域描繪一個理



● 魏澐〈神域—昆崙〉局部；墨料、西方紙 71x545cm 2006

想社會的藍圖。中國諸神衆多起於昆崙山（位於新疆塔里木盆地向南延伸到西藏山脈），是天上諸神在地上人間的下都，由天神陸吾負責掌管。山上建有雄偉莊嚴、華麗的中央帝宮，大庭有一天柱直通天庭。宮

內有珍珠拱門、黃金街道城牆、玉漿噴泉、搖錢樹... 仙女衆神聚會與此。圍裡有無數奇花異草，天上飛的、地上爬的奇獸異禽皆在此地爭相嬉戲、呈現和睦相處，祥瑞之氣的太平天國。這是魏澐對當今紛亂爭奪的現實社會，為我們建構一個令人神遊嚮往的神話國度！

次上，共生共存。在魏澐的創作思維中，對生命起源的看法絕沒有被看成是服從一般法則的自然現象，而是對生命之始的原型或者對動物性演化的形式，以驚人的理解後，投射出自己對神話超自然信仰以及尊嚴的一種讚禮——對神話不朽的信仰及詮釋。對魏澐而言，神話的投射其實成了社會化世界的映象，所有基本主旨都離不開人與社會、人與生活的縮影。毫無疑問的，魏澐將一切神話理智化的企圖，真正的基質不是思想，而是「情感」。

三、「神話」不只是神話

神話猶如宗教，都源於恐懼。人們「對於無形的力量或異乎尋常的現象，因為恐懼而產生信仰，在敬畏中有了神靈與鬼魂概念。初萌靈魂不滅、天神永存的宗教信仰，進而有神人鬼共有信念。」無疑的對神靈的崇拜都隱藏著一個恐懼的心理：包含一種令人神往的神秘以及令人畏懼的神秘。人們因為受到未知的威脅，所以出於恐懼而敬天畏神，進而對圖騰崇拜、對動物崇拜及對祖先崇拜。然而，生命在最低的層級及最高的層級的形式中其實都有同樣的尊嚴，人與動物、人與植物全都處在同一層

魏澐面對神話最原初所感知的感驗能量，透過「觀相學」的原理及特徵，將他對神話的崇敬與信仰，以一種具體而直接的方式來表達他的知覺情感。我們必須理解這種表達的整體意涵，才能體驗魏澐創作神話結構的原初；也必須追溯到這種深邃的感知層與想像世界才能對「上古神話」的理解及解讀。魏澐為我們演這一齣美麗又浪漫的神話故事。讓我們感受到「神話」不只是神話。■



● 魏澐〈山海圖—鯢〉 墨料、西方紙 54x54cm 2006



● 魏澐〈山海圖—魅〉 墨料、西方紙 54x54cm 2006